

景宗本禮記正義

京本續記

卷一

禮記正義卷第十一

孫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

有子孔子弟子有若

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

曰聞之矣喪

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

也

貧朽非人所欲

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

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



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

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

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相司馬

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相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夫子曰若

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

朽爲相司馬言之也靡南宮敬叔反必載

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夫子曰若

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

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
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
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
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

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
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

昔者夫子

失魯司寇將之荆

將應聘於楚

蓋先之以子夏又

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言汲汲於仕得祿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欲速貧死不欲速朽
之事各隨文解之有子問於曾子者此孔

子卒後弟子相問冀有所異聞也問喪謂問失本位居他國禮也有子問於曾子云汝曾聞失位在他國之禮於孔子否乎 **注**有子至何稱 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彼注云魯人也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云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者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也昭公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子野井昭公曰喪人其何稱 有子至言也 以曾子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云如是之語非君子之言也夫子既是君子必不為此言時有子唯問喪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二事報有子者以喪死俱為惡事貧朽又事類相似既言喪欲速貧遂言死欲速朽案此速貧在前速朽在後而下子游之對先云死欲速朽後言喪欲速貧隨孔子所見言之先後也且孔子為中都宰之時制其棺槨不用速朽其事在前夫子失魯司寇使子夏冉有先適楚不欲速貧其事在後故子游先言速朽後言速貧亦隨夫子之事前後 **注**相司至名雖 正義曰案世本向戌生東鄰叔

子超超生左師眇眇即向巢也雕是巢之弟故云向戌孫也

注孔子至司寇

正義曰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

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定公十年會于夾谷攝相事此云司寇者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太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者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崔解可依 昔夫子至之荆 案世家定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過匡邑匡人圍之又復去過蒲又反於衛又去衛過曹適宋時定公卒宋桓魋欲殺孔子伐夫子所過之樹削夫子所過之跡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適衛旣不見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聞殺竇鳴犢與舜華也又反於衛復行如陳時哀公三年
 孔子年六十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三歲孔子在陳蔡之
 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乃圍孔子絕糧乏食七日於是使
 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
 令尹子西諫而止之是歲楚昭王卒孔子自楚反于衛孔
 子年六十三是魯哀公六年以此言之失司寇在定十四
 年之楚在哀公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
 不嚮楚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荆者謂失魯司寇之後將往
 之荆則哀公六年之荆亦是失司寇
 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也

陳莊子死赴於

魚魯人欲勿哭

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

繆公

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

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

以其不外交今

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

哭

言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

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

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

以權微勸之

公曰然然則

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

明不當哭

於是與哭諸縣氏

疏

正義曰此一節記哭鄰國臣之法

注陳莊至名伯

正義曰案世本成子常

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鄭依世本知也

仲憲言於

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

所謂致死

之仲憲孔子

弟子原憲

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

所謂致生之

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

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

曾子曰

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非其說之非也

夫明器鬼器也

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為死

為生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正義

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彼注云魯人也其時與

曾子評論三代送終器具之義也曰夏后至親乎此

以下是憲所說並非也其言夏后氏所以別作明器送亡

人者言亡人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表示其無知也

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者憲又言殷家不別作明器

而即用祭祀之器送亡人者祭器堪為人用以言亡者有

知與人同故以有用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周人兼

用之示民疑也者憲又言周世并用夏殷二代之器送亡者不知定無知如夏爲當定有知如殷周人爲之致惑不可定者故并用送之是示於民疑惑不定也 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者曾子聞憲所說不是故重稱不然深鄙之也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者曾子鄙憲言畢而自更說其義也言二代用此器送亡者非是爲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言爲無知也殷世質言雖復鬼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是同故用恭敬之器仍貯食送之非言爲有知也說二代既了則周并用之非爲疑可知故不重說尋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爲示民言疑惑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崔靈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耳 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者曾子說義既竟又更鄙於仲憲所言也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然憲子言三事皆非而曾子此獨譏無知者以夏后氏

尤古故也譏一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則餘從可知也

問於子游木當為朱春秋作戌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子游曰其

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

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

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

儀之問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為同母異父昆弟死著服得失之事各依文

解之注木當至奔魯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為朱也言春秋作戌者

定十四年衛公叔戌來奔是也注疑所至功是正義曰為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其大功乎

乎是疑辭也云親者屬大功是者鄭意以為同母兄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親生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為出母之父母無服王肅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馬昭難王肅云異父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肅以為從繼父而服非也張融以為繼父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為其子大功非服之差立說是也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不云自狄儀始者庾蔚云狄儀之前魯人先已行之故不云自狄儀始也

子思之母死

於衛

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

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

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
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
子思曰吾何慎哉

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
謂時可行而財

不足以備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吾何慎哉
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

子贈祿之屬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為出母之喪行禮之事
注子思孔子孫伯魚之

子正義曰孔子世家文鄭言之者以下云子聖人之後
故具言之
注柳若至衰期
正義曰云嫁母齊衰期者

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
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

期不言嫡庶故譙周表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
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為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

族故知與出母同也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為父後為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荅云子思哭嫂為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注謂財至行者正義曰謂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斂手足形還葬已雖有財不得過系於主人故下注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是也

子瑱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

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

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為伯名文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著服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之事各依文解之瑱縣子名據所聞而言也古者不降所聞之事也古者殷時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

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族下
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
親輕重而服之故去上下各以其親庾蔚云上下猶尊卑
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
正尊故變文言遠也 滕伯至父也謂滕國之伯名文
為叔父孟虎著齊衰之服其虎是滕伯文叔父也為孟皮
齊衰其叔父也謂滕伯為兄弟之子孟皮著齊衰之服其
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
著齊衰是上不降
遠下不降卑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

喪不可不深長思也

后木魯孝公子
惠伯輦之後

買棺外內

易我死則亦然

此孝子之
事非所託

疏

正義曰此一
節論屬子以

死事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后木云孝子居喪之禮吾
聞之於縣子云夫居喪不可不深思長慮也孝子既深思

長慮故買棺之時常令精好斲削外內使之平易后木既述縣子之言以語其子又云在後我身若死則亦當然然猶如是我死亦當如是縣子之言買棺外內易也注后木至之後正義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則惠伯之子孫無名木者故鄭直云其後注此孝至所託正義曰言買棺外內滑易者此是孝子所為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譏后木也曾子曰尸未

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

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藝之言方亂非也

仲梁子魯人也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

西方斂斯席矣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小斂之奠